



COLLECTION
德东绝版文集
W O R K S



所有人都在撒谎

ALL THE PEOPLE IS LYING

周德东◎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周

COLLECTION

德东绝版文集

W O R K S

所有人都在撒谎

ALL THE PEOPLE IS LYING

周德东◎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周德东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所有人都在撒谎/周德东著. —沈阳:万卷出版公司,
2008.10

(周德东文集)

ISBN 978-7-80759-420-8

I.所… II.周… III.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51673号

出版发行: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110003)

印刷者: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145mm×210mm

字数:278千字

印张:10.75

出版时间:2008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胡利

特约编辑:雷同何娜

装帧设计:居居

ISBN 978-7-80759-420-8

定价:25.00元

联系电话: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024-23284454

传真: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鬼神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。

人类之初，由于不了解雷霆闪电山洪地震等等自然现象，就创造了鬼神文化。鬼神文化乃文学之母，作为一个文人，我对其充满敬慕之心。

时间深邃，空间浩瀚——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永远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恐惧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

恐惧感来自遗传、经验、想象、暗示。它伴随我们一生。

婴儿离开漆黑、柔软、温暖、寂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恐惧；长大之后，对黑暗、灾祸、玄虚、未知充满恐惧；于人生的尽头时，对死亡充满恐惧……

东西方的惊悚文化不同。西方倾向于现实的惊悚，比如变态杀人狂、灾难、怪兽、外星人、机器人等等，那是某种物质的惊悚；东方倾向于鬼魅的惊悚，比如莫名其妙的怪事、不可解释的现象、若隐若现的神秘不可抗力等，那是某种精神的惊悚。

既然每个人都有恐惧感，那么，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，惊悚小说就不能缺席了，它用来探索惊悚、展现惊悚、战胜惊悚。

从功能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猛药，“熟视无恐”，它能够增强读者的抗惊悚心理素质，从而变得勇敢和坚强；从娱乐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辣椒，用来丰富读者的口味。我们不可能天天吃辣椒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辣椒这个品种，那我们的精神餐桌就太单调了；从文化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

对源远流长的鬼神文化是一种传承；从哲学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是在探索生命、灵魂和宇宙的奥秘……

中国当代惊悚小说依然处于摸索阶段。从上世纪末开始，经过多年的艰难努力，本土惊悚小说终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很多惊悚小说开始占据图书畅销榜，拥有了特定的读者群体。近两年，惊悚小说如同雨后春笋从各个角落冒出来，有优有劣，令人喜忧参半。

当下的惊悚小说基本分两大类：一类是鬼故事，更多流传于民间和网络。优秀的鬼故事并不多见，很多鬼故事停留在民间传闻阶段，没有经过文学提炼，宣扬迷信和血腥，意义消极，大大贬低了惊悚文学在大众心中的形象；另一类是惊悚故事，以鬼魅为表皮，最后慢慢揭开谜底，还原现实真相。我把这类故事称为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好的惊悚故事抨击人性之恶、现实之丑，在各类题材中最具力量。

我写过十四部惊悚小说，均属于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其中，我最喜欢《三减一等于几》。

实际上，大手笔的惊悚小说呈现的应该是某种天马行空式的惊悚，甚至没有逻辑。追求严谨，那是推理小说。而目前，中国的惊悚小说家挤在同一条刚刚起步的路上，都在比拼编故事的技巧——不管前面的悬念多么巨大，中间的气氛多么惊悚，结尾都要给出一系列严丝合缝的解释。为了最后能够自圆其说，驴唇对上马嘴，我们的作家总是在绞尽脑汁地重复这样一个工作：造包袱和抖包袱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作品显得刻意、做作、拘谨、虚假。

在我看来，惊悚小说要上台阶，比拼的不是技巧，而是想象力。

远古时期就产生了鬼神文化，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。那时期的思维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之初，属于孩子式的思维，而我们现在缺乏的恰恰是孩子式的想象力。前路漫漫，让我们上下左右前后求索吧。

最后说一句，虽然我写惊悚故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生活中所有的惊悚都是故事。



CONTENTS
目录

寻人.....001

她的肉体一直在寻找她丢失的魂儿。

幽灵船.....033

最初的时候，并没有任何不祥的迹象。

你死我活.....055

他人即地狱。

毕业百分百.....077

他感到这所学校越来越怪异，像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。

美人计.....101

带你去黑夜，同意吗？






CONTENTS
目录

脸 123

谁都不知道，那些面容恐怖的跳舞者中，有一个人其实没有戴面具。

洞穴 135

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控制着你的身躯，你越害怕什么就越让你经历什么……

一盒录音带 217


我觉得鬼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，或者说是一个像人但不是人的东西。

邻居 243

人类有一个邻居，我们看不见它们，它们却能看见我们。

所有人都在撒谎 295

一个人闯入了一座陌生的城市，他发现所有的人都表情暧昧，心怀隔阂，所有人都不对他说真话。警察，医生，商人，当权者，无赖……更恐怖的是……





Story 1

ALL THE PEOPLE IS LYING

寻人

她的肉体一直在寻找她丢失的魂儿。

四 《寻人启事》

张巡每天吃过晚饭，都要看一看当天的报纸。

窗外已经暗下来，台灯的光青青白白。空旷的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以及他翻动报纸的声音：“哗啦，哗啦，哗啦……”

有那么一刻，他停下来，朝电视瞟了一眼。电视机关着，屏幕黑糊糊的。

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看它一眼，也许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。可是，接下来他的心神就不再踏实了，说不清为什么。

他点着一支烟，继续翻阅报纸。不过，那密密麻麻的文字已经不再进入他的大脑了，而是变成了一个个象形符号。

他看到了一个“巡”字，马上联想到了自己——他宽脸、宽身，却瘦骨嶙峋，和他的名字很相似。

接着跳进他眼帘的是一个“死”字。他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个丧气的场景——一个人平平地躺着，像枯树一样僵硬，背部沉淤着一片死血。他的双眼里，塞满了棉花。

他又一次抬头朝电视机看了一眼。这一次，他看到了自

己——那个他在黑糊糊的屏幕里朝他怔怔地望着，像鱼一样诡秘。

他低下头，避开这种对视，接着翻报纸。在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他听到了敲门声：“啪，啪，啪……”

如果敲门声很响，很急，反而显得理直气壮，光明正大，那大不了是警察。而此时的敲门声很轻，就像不怀好意的悄悄话，敲了三下就停了。

张巡放下报纸，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躲在门旁，一动不动地听。

过了好半天，敲门声又响起来，还是那么轻，好像用的不是手指头，而是指甲。

张巡把一只眼珠贴在猫眼上，朝外看去。楼道里竟然一片漆黑，看不到敲门人的模样。

他没有开门，也没有搭腔，而是继续等待。他希望这个敲门声自消自灭。

又过了好半天，门外的人再一次用指甲敲门了：“啪，啪，啪……”

张巡“哗啦”一下打开门，楼道里的感应灯幽幽地亮了，他看到门外站着—一个陌生的女人。

她穿着一条纯白色的连衣裙，上下都很细，像一根筷子，没有什么曲线。她的脖子很长，令人担忧那颗脑袋的稳固性。她的头发从两侧垂下来，像两扇门拉开一条缝儿，露出一张脸，这张脸几乎和裙子一样白，而她的头发黑得不像真的。

她用一双大眼睛看着张巡，含着深不可测的笑意。

“先生，你好。”她说。

“你找谁？”张巡警惕地问。

她继续微微地笑着，把手伸进她的白色挎包，掏出一个奇形怪状的金属物。张巡本能地朝后退了退。

她说：“我是开锁公司的。”

张巡马上说：“我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啊！”

她把微笑扩大了一些，说：“先生，我来是向你推荐我们公司最新研制的一种钥匙。”

因为取暖费问题，这幢楼的居民和物业公司闹僵了，如今没有人管理。平时，捡破烂儿的、贴小广告的、收旧家具的……骚扰不断，不过，这么晚了上门推销还是第一次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需要。”张巡很反感地说。

她左右看了看，神情一下变得鬼祟，朝前跨了一步，低声说：“你听我简单介绍一下。这是一种万能钥匙……”

张巡一下就把门关上了。

他靠着门站了一会儿，悄悄趴在猫眼上朝外看，楼道里又是一片漆黑。他不知道那个长相古怪的女人是不是还站在门外，就轻手轻脚地走回了客厅。

在沙发上坐下来，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——这女人推销的是万能钥匙！也就是说，他的门根本挡不住她！

接着，他梗着脖子静静地听了一阵子，门外没动静，这才把心放下来，拿起报纸继续看。在报纸最后一版的右下角，有一则《寻人启事》：

寻人启事

黄×，女，24岁，身高1.60米，披肩发，穿白色连衣裙，略瘦，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，但是智力超常，具有强烈犯罪倾向，手段残忍，难以想象。有知其下落者，请速与吉昌市都邑区松源小区4号楼4单元402黄窕（132000）联系。有重谢！

张巡呆了。

刚才那个女人会不会就是这个黄×呢？

张巡在长野市，离吉昌市几百公里，这个精神病人为什么跑到了长野市？为什么偏偏敲响了他的门？

手段残忍，难以想象……

他警觉地抬眼看了看。防盗门关得严严实实。落地窗帘静

静地垂着，纹丝不动。

他站起来，走过去，突然把窗帘撩开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窗外一片明朗的夜空。

回到沙发上，他再次阅读这则《寻人启事》，越琢磨越觉得奇怪：首先，启事上没有黄×的照片，这让他无法确定刚才敲门的女人是不是她。另外，这则启事对黄×的描述又过于简单，身高1.60米，披肩发，穿白色连衣裙，略瘦，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，很多女人都符合这种描述。还有，别的《寻人启事》都有联系电话，而这则《寻人启事》只有一个通信地址。

张巡看来看去，总觉得几个字触目惊心——“白色连衣裙”。

他决定给黄窈写封信，向她提供这个重要线索——有一个很像黄×的女人，在长野出现了。

他之所以写这封信，还有一个原因：他对黄窈这个名字很熟悉。读大学时，他们中文系有个女孩就叫黄窈，很漂亮，她的老家就是吉昌市。他不知道这个黄窈是不是那个黄窈。

当年，向黄窈献殷勤的男生多如牛毛，只有张巡躲得远远的。直到毕业时，他才在她的留言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：我像林彪爱搞阴谋一样爱着你。

写完信，张巡打开抽屉拿邮票。

自从有了电子邮件之后，他几年都没有写过纸信了，竟然不知道要贴20分的，还是50分的，或者是80分的。最后，他贴了一张一元的。

他在信中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如果这个黄窈正是他大学的那个同学，那么她一定会打电话过来。

接着，张巡就躺下了。

大约半夜的时候，他隐隐又听见了那鬼鬼祟祟的敲门声，他一下坐起来，心中的愤怒陡然覆盖了恐惧。她又来了！

张巡披衣起床，轻轻走进厨房，拿起一把菜刀，然后又轻轻走到门口，静静地听。

“啪，啪，啪。”那长长的指甲又敲了三下。

张巡横下一条心，猛地把门拉开，却一下傻住了——光线幽暗的楼道里，只有一条白色连衣裙，像人一样站着。

他手中的菜刀“哐当”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这时候，他“忽悠”一下醒了过来。

四 奇巧的缘分

一周后，张巡收到了黄窈的回信。她真的是张巡的大学同学。

这是张巡第一次见到她写的字，和她的人一样，很漂亮。

毕业后，张巡和她已经三年没见面了。他记忆中的她还是大学时代的样子，美丽、清纯，宁静……这些气质从字里行间显露出来。

黄窈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，她没有去，而是应聘进了一家外企公司做文秘。她说，黄×是她的妹妹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。前一段时间，妹妹因病走失了。她告诉张巡，他见过的那个女人肯定不是黄×，因为她妹妹的脖子并不长。

张巡觉得这是一次奇巧的缘分，说不定，通过这一则《寻人启事》，他和黄窈之间还会发生一点浪漫的事情。

有一点很奇怪，黄窈在信中依然称她妹妹为“黄×”。也许她是不想让张巡知道她妹妹的真实姓名吧。

从此，两个人开始了书信往来。

黄窈的回信总是显得迟缓一些，因此，每次张巡接到黄窈的信，都十分激动。

在通信中，张巡说的更多的是大学时代的梦幻，现实生活的重压，以及社会转型期被彻底改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而黄窈似乎不喜欢怀旧，也不关心现实，她更愿意说她的妹妹。

渐渐的，张巡开始若隐若现地向黄窈表达他对她的爱慕之

情。

黄窈没有阻止他。这是一种暗示，至少证明她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。

张巡的热情喷射得越来越猛烈，同时，他对回信的盼望也变得如饥似渴——邮递员每天下午三点钟送信。他总是在邮递员到达之前十分钟左右去小区信报室查看——看前一天的信。如果邮递员刚刚送完信就去看，若是没有，他就会十分失望，这种心情一直要延续到第二天送信的时间。事实上，绝大多数的日子都是见不到黄窈的信的。而张巡在送信前十分钟去看，即使没有也没什么，因为再过一会儿，今天的信就来了，希望也就来了。

他把无数失望的日子变得时时充满希望。

他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：黄窈一直没有给他打过电话，也没有把她的电话告诉张巡。

三个月之后，他给黄窈写了一封信，只有一行字：

黄窈，我要去看你。

□ 402

从长野市到吉昌市，写信两天可以寄达。

张巡是两天后出发的。他估摸，信到了，他人也到了。这是张巡第一次来吉昌市。

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，给杂志报纸写一些稿件糊口。刚毕业的时候，他曾经在一家电台当文字编辑，因为和部门主任闹翻了，就辞了职。从那以后，他没有再出去工作。

他坐的是长途汽车。

窗外是广阔的田野，一片碧绿。阳光明媚，天空湛蓝如洗。

车上的人不太多，没有坐满。其中有个女孩，穿着一条白



色连衣裙。她坐在张巡的前面，隔着一排。这个女孩肯定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她和男朋友在一起，两个人互相紧紧依偎着，一直在亲密地聊天。她始终没有回一次头。

张巡盯着她的长发，心里又不踏实了：黄×是不是已经回去了呢？还有，假如以后他和黄窈真的在一起生活，是不是还要照料她的妹妹呢？

黄×这样的精神病，害了人不负法律责任。和她在一起，那多恐怖啊。

这时候，张巡仍然不知道黄窈到底结没结婚，或者有没有同居的男朋友。在信中，黄窈一直没有明确说明这件事。

张巡意识到，他还是应该谨慎从事，不能冒昧地闯到黄窈家里去，万一黄窈家有个男人，那将十分尴尬。

到了吉昌市，张巡坐公共汽车找到了松源小区。

他来到4号楼前，在4单元里转了一圈，又走出来，坐在了楼下的花坛旁，静静地朝上望。

这时已是晚饭时间，楼下没什么人，只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在孤独地玩着水枪。他的胸前挂着一串钥匙，看来他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下班。

张巡的眼睛找到了402号房间。

黄窈家没有开灯，窗子上挡着帘子，那是一个黑色的帘子。

张巡想不明白了：黄窈这时候就睡觉了？不可能，天还没有黑呢。难道她和哪个男人正在里面恩爱？难道她不在家？

他站起身，走到那个玩水枪的男孩面前，蹲下身，对他说：“小朋友。”

男孩警惕地看着他。他掏出一支精致的圆珠笔，递给他：“归你了。”

男孩没有接，他很成熟地问：“你要我干什么？”

张巡笑了，说：“麻烦你帮我到4单元402室找个人，好不好？”

男孩说：“我不去。”接着，继续玩水枪了。

张巡又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，递向他，什么也没说。男孩迟疑了一下，把钱接过来，老练地捏了捏，似乎在检验是不是伪钞，然后小心地装进口袋，问：“男的女的？”

张巡说：“女的，一个姓黄的阿姨。”

男孩拔腿就朝4单元跑去，很快消失在黑魆魆的门洞里。

张巡突然意识到，他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——应该告诉男孩，找黄窈。万一黄×在家……

现在，402室里很可能只有黄窈的妹妹一个人在！不然，为什么白天挡着黑帘子？

张巡惊慌地四处看了看，似乎想找一个藏身之处，却没有。他紧紧盯着4单元的门洞，心猛跳起来。

门洞里死寂无声。

他等待着，那个男孩领着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走出来，她面色苍白，两眼僵直……

男孩一个人跑出来。

张巡松了一口气。

男孩跑到他的面前，说：“402室没有人。”

张巡突然后悔了：应该和黄窈提前联系好再来。现在，他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马上返回长野市？找旅馆住下来？说不定黄窈十天半月不回来呢。

男孩嘟囔道：“刚才我把拳头都擂肿了。”接着，他担心地问了一句，“你不会把钱要回去吧？”

张巡心不在焉地说：“不会。你去玩吧。”

男孩马上跑开了。

这时候天色有点暗下来。毕竟小孩子说话不牢靠，张巡决定自己再上去看看。

他走进4单元的门洞，顺着幽暗的楼梯爬到4楼，停在402室门口，深深吸口气，然后轻轻敲了敲门。